

沉默了千年的河南犹太人第一次向世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中国内地封闭的一方乡下人怎么会说希伯来语？

远东的将军为什么要将黄河水洒到耶路撒冷？

丝绸之路怎样承载了黄河、圣殿山，中国人和犹太人。他是炎黄二帝的

子孙，他是亚当夏娃的儿女。

这是一群与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血统的中国人。



河南犹太人

HENAN GHETTO

王春来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河南犹太人
HENAN
GHETTO

王春来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南犹太人 / 王春来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

ISBN 7-5059-5156-4

I. 河…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177 号

书 名	河南犹太人
作 者	王春来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责任校对	李 燕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156-4
定 价	2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王春来 二级警督,系中国监狱学会基层基础建设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监狱学会会员。

曾出版理论专著《监狱中队管理学》,长篇小说《黑手伸出高墙》、《明天谁去做牢》,其中《监狱中队管理学》填补了中国监狱基层管理理论专著的空白,并载入《中国监狱大事记》一书。

责任编辑：周完淳

封面设计：罗针盘设计工作室



前言

这本书受到大家强烈的关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许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这部书?

我和父亲两代人都是监狱警察,我从顽童时代就在监狱里与犯人玩耍,可以说我是在监狱里与各种有文化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包括女犯人(那个时代监狱里几乎都是政治犯,后来逐步分批平反了)的“异类”交往中认识社会的,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与那个火红时代格格不入的想法。我在上小学时曾斗胆拜师一名犯人画家悄悄学习美术。画家曾神秘地告诉我,他与伟人卡尔·马克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有着犹太人血统,他还说河南犹太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块瑰宝,但却很少被人关注,他劝我以后收集、研究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犹太文化。犹太文化对中原的经济文化发展大有裨益,将来你个人也会不枉此生。但是,他的长相与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简直两码事,倒与普通汉人没有明显的区别,根本不像犹太人,当时我怀疑这个犯人不是画痴就是书呆子,“反革命”怎么会与伟大的马克思和爱因斯坦是一个血统呢?

后来我就注意到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河南人中有一部分是中国的犹太人”。我不晓得这话是真是假,但是阅历告诉我,黄河滩上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血管里流淌着有犹太人的血液(当地百姓称他们为“蓝帽回回”)。几百年来,他们苦苦期盼弥赛亚的降临,痴心去耶路撒冷寻根……

明朝初年,黄河边驻足的纯种犹太人口已经发展到了近万人,不管他们是从哪里来,过去属于哪个民族,事实上他们后来已经与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犹太人一样,是彻头彻尾的黄种人了,两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融合成了一股血脉——河南犹太人。然而在这个时期我并没有创作动机。后来看到一些人大肆贬低河南人,竭力吹捧犹太人,我觉得奇怪,有许多聪明智慧的河南人血管里不就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吗?我还奇怪地发现包括河南人自己在内,并不知道黄河边上一部分中国人的血管里有犹太人血液。我还惊讶地发现河南犹太人正在被遗忘,或者说正在消失,甚至市场上看不到一本有关河南犹太人的文学书籍。我联想起那个“反革命”画家的话,也许我这个曾经冤狱的美术老师的担忧是现实的,河南犹太文化真的是中原大地的一块宝藏,河南犹太文化是中原



前言



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原与世界犹太文化中心进行交流的纽带和桥梁。遗憾的是现在这座桥真的即将消失了。

我总想,不管怎么说,中国犹太人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算亲戚一场,这种关系是老祖先留下的,怎么能让它消失掉呢?我们应该有起码的文化交流,中国该有一部具有影响力的有关中国犹太人的文学著作,让世人了解中国犹太人——

所思:“雅各”(犹太人祖先)把一群犹太人送到了遥远的中国河南,并划归华人种族。亚当与夏娃没有驾临黄河边寻找他们的子女,整个犹太文化对河南犹太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是的,犹太先人信奉的东西与河南犹太人之间隔了一条悠长的时间河流,犹太人几百年前来到这里,由经商到入仕,由漂泊到安定,早已经产生了乡土观念。当年的“列维”已改“李”姓、“亚当”改为“艾”姓、“示巴”改为“石”姓,还有被宋朝皇帝赐予皇室姓氏——赵……

也许没必要说这些了,尽管祖先是犹太人,然而河南犹太人的血管里有一半血液是黄河水酿造出来的,早泛黄了,灵魂里的东西则早已彻头彻尾地汉化了。汉人与犹太人的血肉交织在了一起,河南犹太人的肉体里大卫和以色列的痕迹已经不多了。滞留在黄河滩上的犹太子嗣几百年来从没有见过耶路撒冷圣殿山和哭墙是什么样子,弥赛亚已成为梦境里遥远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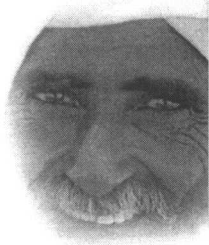
所想:许多中国犹太人期望背着黄河水顺丝绸之路去耶路撒冷挖一抔土,铸就一个中国犹太魂。正如书中艾老头所说,“如果大卫、所罗门王复活,我漫步在耶路撒冷街头,我要对他俩说一句:‘Shalom!’我从遥远的中国来,我们艾姓的祖先是叫亚当的犹太人,您还认识我们中国犹太人吗?”

所做:五个河南犹太女子为了中原福祉西天取“经”,用身体铸就了令鬼神动容的“五女冢”。

但愿这本书能让所有的人记起黄河滩上那一群中国犹太人。假如这一声为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之间的交流呐喊,能引起所有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关注,真乃两个民族的一大幸事!

作者

2005年9月4日



目
录

目 录

前 言	(001)
第 一 章 我是“一赐乐业”人	(001)
第 二 章 夏娃的女儿	(006)
第 三 章 黄河滩最后的犹太人	(016)
第 四 章 马克思与我家不是亲戚也是乡党	(023)
第 五 章 今天不提犹太人	(030)
第 六 章 沟边那座坟茔	(036)
第 七 章 寻找羊皮卷的航模	(044)
第 八 章 犹太国的声音	(053)
第 九 章 沟洞里神秘的将军	(064)
第 十 章 惟有的古书	(071)
第 十 一 章 祭拜黄帝寻亚当	(080)
第 十 二 章 黄河犹太人也是河南人	(088)
第 十 三 章 犯人画家	(101)
第 十 四 章 骚动的犹太魂	(112)
第 十 五 章 要寻俏 找女犯	(121)



河南犹太人

第十六章	亚当夏娃在黄河上缠绵	(132)
第十七章	黄河水搅耶路撒冷的土	(140)
第十八章	那儿肯定有一双眼睛	(148)
第十九章	信奉古犹太教的人	(153)
第二十章	天地轮回	(162)
第二十一章	飞向亚当的故乡	(170)
第二十二章	寻找羊皮卷	(177)
第二十三章	黄河人咋会说希伯来语?	(186)
第二十四章	黄河上的犹太亲戚	(195)
第二十五章	戴手铐的将军	(202)
第二十六章	“疯女”	(210)
第二十七章	圣殿山还认识我吗?	(216)
第二十八章	两道光柱滑向亚当故乡	(229)
第二十九章	“酒肉交朋友,米面做夫妻”	(237)
第三十章	黄河与圣殿山间能架起通道吗?	(247)



第一章 我是“一赐乐业”人

○爸爸说,我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一赐乐业(以色列)”国来到黄河边的犹太人。

○小时候,我最感困惑的问题就是爸爸的深眼窝、高鼻子,怎么长得那么离谱呢?

○爸爸的像怎么能与毛主席像并排挂在一起?毛主席是万岁,能活一万岁,爸爸只是个劳改队的破领导,他自己就说他活不到七十岁。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一赐乐业(以色列)”国来到黄河边的犹太人,母亲闻言总是把我拽到一旁嘱咐说,听你爸爸说那八竿子打不着的老黄历干啥?你现在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了。

我家就住在倒淌沟旁省建筑材料厂家属院,就是所谓的劳改厂,现在叫四平监狱家属院,占用的地皮属于倒淌沟村。

从地图上看,四平劳改队居于城市中心,但是陇海铁路将劳改队从城区中狠狠地一刀切了下来,整个铁道北便与城市有些脱节了,道南道北只有一条又黑又长的涵洞连接,一人高的洞顶宽不到两米,长有二十米,洞里白天也漆黑一团,路面还有一半被水沟浸居,过了洞北的景象就给人一副郊区“贫下中农”的模样了。

向北再走五分钟就是倒淌沟了,沟两面密布的全是窑洞,这就是“八〇八”库,洞里曾经全是可怕的军火。沟北面方圆两公里的地方,全都被铁丝网围了起来,穿绿军装头戴五角星的解放军站着岗,老百姓禁止入内,于是乎它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便是四平城名声显赫的地方——倒淌沟劳改队。

当然,它的名气不是源自“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酷刑,而是因为它关押的人不同凡响,最让人开眼的是每天从大墙内进进出出的一队女犯人,盛传女犯人中有一个会妖道的女子,虽说她只有十七岁,可美艳与“狠毒”似罂粟,凡贪恋她美艳的男人都会如痴如狂,半夜则绝精而死;男人白天见到她必须戴上墨镜,才能避开美妖勾人的眼光。

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些女犯人为什么一个个都那么年轻漂亮,看样子上三十岁的人也不多,不知道这些女犯人是专意挑选来的,还是凑巧都长得好看,引得我们这些男娃们如痴如狂地站在监狱门前“选美”找“媳妇”,而后又争风吃醋。

这还只是劳改队的冰山一角,因为女犯人不过百余人,墙那边还关押了上千名男犯人,他们中流氓小偷很少,多数是些历史和现行反革命,许多人是全国甚至海外也极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专家和右派,比如全国知名的画家、在苏联留过学的机械制造天才、满口“之乎者也”的清朝秀才举人、装神弄鬼的算命神汉、叱咤战场杀人如麻的国民党军官特务,还有少数会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这些人被打上“坏





蛋”的标签后集中在劳改队，就给劳改队平添了更多的神秘和恐惧。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城市边缘的劳改队里。

打小，大人就说我长得像妈妈，一点儿也不像爸爸，因为爸爸长得像外国人。我也发现了这个敏感的问题，爸爸是与其他大人长得不一样，眼窝深且与眉毛距离太近，鼻子也大，总之爸爸的样子挺特别。

小时候，我最感困惑的问题就是爸爸的深眼窝、高鼻子，怎么长得那么离谱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爸爸是那个建筑材料厂的厂长，统管劳改厂所有的男女犯人。

爸爸是这个建筑材料厂最大的官嘛，你瞧蜜蜂王与小蜜蜂就不一样，蚂蚁跟蚂蚁王也长得差老鼻子了。我骂自己也骂其他小朋友少见多怪，等你们的爸爸也当上我爸爸这么大的官了，也就变成我爸爸这个样子了，这就叫官相，懂不？我自然就有了小王子的感觉。

可气的是刚明白了两天就又糊涂了，省劳改局庞局长来了，我爸爸跟孙子似的亲自陪着。我的道理也被那个长了一副“乡巴佬”模样的庞局长一棒子打得落花流水。

局长比爸爸的官大多了，像我爸爸这样的官他能管一个排，局长该长得比爸爸更特殊，不说大耳垂肩，也得长臂过膝吧？可我看到那个姓庞的局长后失望极了，这局长长得也太稀松平常了，你去乡下庙会赶过集吗？若让那个姓庞的局长去赶集你寻他试试？集会上你绝对会向他推销能拉磨干活的小毛驴，或者会下蛋的芦花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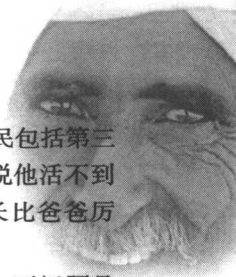
标准的“老杂皮”一个，根本认他不出，他哪儿有局长的派头！

小朋友们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幸灾乐祸地问我这是咋回事，我只好恨恨地瞎白话说：“姓庞的官快当不成了，你没瞅见他快退化得跟你爸爸一个模样了吗？”小朋友觉得爸爸受到了侮辱，回家告状给了大人，结果小朋友的家长不干了，怒气冲冲地贴了一张矛头对准我爸爸的大字报，问父亲每天灌输给孩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糟粕。我爸爸不敢脱离群众，结果我惨了，爸爸像训犯人一样让我站好立正，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一通，屁股上还挨了好几巴掌。

爸爸的长相依据倒塌了，没有信仰也没有人生经验的我被忧郁笼罩着，像从漆黑的夜里坠落无尽的黄河中，手里抓到的只是一根稻草，随时会被河水淹没。

我也更加觉得爸爸孤独了，就像天鹅群里的丑小鸭——爸爸太可怜了，怎么能长出个奇怪的深眼窝，难看的大鼻子，人世间的人，为什么要生长得不一样，都变成一个样子该多好！

直到这一年秋天的下午，我的心情才峰回路转。那是我去劳改厂新盖的办公楼小会议室里找爸爸，二楼会议室里空荡荡的，冷清清的和季节差不多，墙上悬挂的画像中除了毛主席外又增加了四个人，走到跟前一瞧，毛主席画像边多了一个秃顶男人和三个大胡子男人。我惊讶地发现第一个大胡子那么像爸爸，那眼睛鼻子，特别是那一点不温和的表情太像爸爸了（我这个时候并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杰出的人物马克思），可爸爸什么时候留过这样的大胡子还照了相？倒是见过山上有



个放羊的老头儿留有这么长的胡子，我如堕五里雾中。

真是爸爸吗？不可能吧，他的像怎么能挂在单位的墙上，全世界人民包括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朋友都认识他，爸爸只是个劳改队的领导，他自己就说他活不到七十岁，出了劳改队便没有人买他的账了，劳改局那个“乡巴佬”局长比爸爸厉害，还没有挂墙上哩。

大胡子不应该是爸爸，爸爸的劳改队领导官与毛主席差老鼻子了，可问题是墙上挂的那个老头儿为什么与爸爸长得那么像，墙上的人即便不是爸爸也该是爸爸的血缘亲戚，或许是什么一家子哥哥或长一辈的伯伯之类的人。

不对，我是爸爸的儿子，妈妈也是“一赐乐业人”，怎么都没长出大宽鼻子呢？

其实我并不特别期望墙上的大胡子是爸爸，假如爸爸的相片到处挂得都是，我的心脏肯定承受不了，也没法与小朋友们平和相处了。发现这幅画像的最大意义是我从心里替爸爸松了一口气，不管大胡子是谁，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长得跟爸爸一样就够了——爸爸不孤独了。

我晦暝的心境里射入了一缕阳光，漆黑的河水退去了，天变得湛蓝，从黄河滩上刮来的风也像母亲温和的气息，心情像春暖花开的季节，格外温馨。

问题是这个大胡子是谁呢？

我想找机会问爸爸大胡子是谁，怎么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

那天爸爸白天好不容易在家多呆了一会儿，我知道是他工作上遇到了烦心事，在家乱发一通脾气后就开始生闷气，我忍不住问：“会议室墙上的‘大胡子’怎么像……是哪儿的？”爸爸却说：“你小子去五女冢磕几个头就知道了。”我问是怎么回事，爸爸却极不耐烦地骂我是只知道玩耍的傻小子，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我闻言莫名其妙，实在闹不明白给五女冢磕头与墙上的大胡子老头有什么关系。

倒淌沟西北边上那个坟茔就是父亲叫我去磕头的五女冢，这里曾经是我玩耍的天堂。无知者无畏，野性十足的我只晓得劳改队西边是一大片荒地，还有一座不自然或说是奇怪的小土丘。

那土包堆得好大好大，像一座小山，土包前一条小溪穿越而过，小溪上一座不晓得哪个时代建造的青石小拱桥，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顺桥跨过小河伸向土包，土包两边是树林，树林后面是起伏的山脉。

过去根本不晓得这个地名为什么叫“五女冢”，不知“冢”为何意，“破旧”“立新”的年代没人提及五个“一赐乐业人”女子西天取经的故事，坟墓像四平城所有的坟茔一样，没有人管理。我常和伙伴们攀上坟头与躲在树林中的小朋友开仗，在拱桥上玩耍，在小河沟里把水搅浑摸鱼，把坟头折腾得一塌糊涂。

爸爸让我给五女冢磕头的第二天，我刚爬上坟茔，爸爸不晓得从哪儿摸了来，他黑着脸像在战场上抓俘虏似的一把拎起我的脖领子说：“小兔崽子，这是你玩的地方？滚回家去！”当时我们小孩们都把严厉的父亲们称为“军阀”，他们老是拿管劳改犯那一套规矩管教我们，比如按时起床、按点吃饭，走路挺胸甩步，绝对服从，即便站一会儿也要绷直腿昂起头，这是何必呢，累不累？我们简直讨厌透了，不少人发誓将来长大了讨饭也不当兵。

我被粗暴的父亲拎着脖领勒得喘不上气来，火气直往脑瓜子顶上蹿，顶撞道：

“毛主席说，革命队伍里不能打人骂人，你像革命劳改队队长吗？我是犯人吗？”

父亲火了：“好小子，你长能耐了，犯人里的秀才和大学生还没人敢教训你老子哩，让你奶奶在这里听听。”父亲强迫我跪向坟头磕头，我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说这是“四旧”，父亲坚决说“跪”，我不再说话也坚决不跪，父亲无奈，在我屁股上猛拍了一巴掌，我马上有理由不磕头了，借机大哭大叫撒泼放刁……

哭够后冷静下来就忽然明白五女冢不就是五个女人的坟墓吗？这五个女人怎么会同时死，又是因为什么死的呢？为什么把她们埋在了一起？

五女冢像谜团堵在我心口。

回家后，从母亲的口中我才知道奶奶的确埋在五女冢里。小朋友则告诉我，坟墓里埋的是一个鼻子蓝眼睛的金发女人，跟你爸爸很像，坟里还有四个长得跟咱差不多的女人，反正都是犹太人。

我火了，骂道，不许侮辱我奶奶，你奶奶才是大鼻子蓝眼睛的犹太人呢。心里也气，大鼻子怎么老长在我家人的脸上呢？

小朋友委屈地说：“我没有骂你呀，这话可是大人说的！”

我茫然了，奶奶难道真的也长了大鼻子蓝眼睛吗？她可是女人呀，那不就是女魔鬼吗？

奶奶肯定长得非常可怕，我家为什么偏偏是该死的“一赐乐业人”呢？

庆幸的是我和妈妈没有长出大鼻子。

我想，其他犹太人是不是也全都长有大鼻子？那个可恨的“一赐乐业”到底在河南的哪个鬼地方？我非要去那儿看看，是不是每个人的脸上也都整个难看的大鼻子？

第二天我就将这茬事忘在了脑后，兴高采烈地与小朋友们谈起玩的家什，可气的是小朋友们连玩的“陀螺”名称都统一不起来，籍贯陕西的小孩叫“猴”，湖北小孩称“得螺”，江苏小孩则叫“拉牛”；我们喜欢玩的“嘎”，湖北小孩非说是打“撒子”，徐州的小孩叫“打拉子”；我们争议最大的玩具是当地的“桶箍”，同是河南人，周口的小孩称“罗圈”，灵宝的小孩叫“铁环”，江苏小孩说得最形象——“吊环”……我悄悄地想，我们“一赐乐业人”怎么称呼这些玩意儿呢？

于是，我回家认真地问父亲：“‘一赐乐业人’和犹太人一样吗？”父亲说：“他们是一家人，只是称呼不同。”我又问：“‘一赐乐业’在河南哪个县市，那儿有‘桶箍’和‘陀螺’吗？”父亲一皱眉头，说：“混账小子，‘一赐乐业’怎么会在河南？不是告诉你了吗？咱家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一赐乐业国’来到黄河边的犹太人，‘一赐乐业’不在中国更不在河南，是在遥远的中亚，那儿有一座叫耶路撒冷的圣城，我们的祖先就是那座城市的子民。”

我不满意：“早听你说过了，你能不能多讲一点儿？比如说什么叫‘一赐乐业’？还有在耶路撒冷那儿住的人还认识咱家的人吗？更紧要的是耶路撒冷有咱家的亲戚吗？你给他们写过信吗？你为什么不带我去耶路撒冷串亲戚？”

父亲不耐烦地说：“‘一赐乐业’是国名，不……也是个人名，这个人是我们的祖先，也叫‘雅各’，他很勇敢……算了，你爷爷有几张羊皮做的古代书籍，等找到了这些书看看就明白了，等你学会了希伯来文就会读了。”



我问：“那书里写的是啥？”父亲说：“属于犹太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吧，关键不是书的本身，而是它的作用，如果今后真的找不到这本书的话，黄河滩上的犹太人恐怕就会消失掉……当然，许多人，包括你奶奶，已经上西天……也就是我们的老家寻找羊皮卷了。”

我心里惊悸地又问：“书呢？”父亲说：“你爷爷为了慰藉你奶奶和四个女儿的亡灵，把这套不全的羊皮卷埋在了五女冢你奶奶的坟茔里，可惜后来找不着了，等你长大了也去找找吧！得想法一定找到羊皮卷，延续黄河犹太人文化。”

父亲这一次总算多说了几句，可我却还是云里雾里，不理解一种文化的消失必将导致某种人消失的道理，惟一有价值的是我知道了家里曾经有犹太人书籍，可惜找不到了，惊讶的是这些书的消失关系到黄河犹太人会不会消失掉？我不理解，一卷羊皮书能那么厉害吗？

从此，我心里惦记了这件事——寻找羊皮卷。

那时在我的头脑里还没有人种和种族的概念，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四平城，人世间只有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一群人。

我就这样浑浊的日子里学到了生活中的许多知识，也了解了一些自然现象——基调各异的季节、风与雨、昼与夜、脾气不同的树林、河水、薄雾、雷电与寂静，却没有了解到多少犹太人知识。

我有机会就问父亲我们为啥是犹太人，怎么来到了黄河滩。父亲老是不耐烦，你问老祖先去。我认真地问，老祖先在哪？父亲就驱逐我说：“没工夫跟你扯淡，去去去，想问去问你妈去，你姥爷也是犹太人。”

妈妈从不说自己是犹太人，也不提自己的身世。

她也在“劳改营”当管教，就是台湾国民党和海外“敌台”广播里称谓的那个“劳改营”，专门管教女犯人。你可能会问我怎么突兀地提出“劳改营”这个台湾和海外“敌台”诽谤大陆劳改队专用的称呼？

这里有我小时候最重要的两件事，按当时的标准我够得上十恶不赦的小坏蛋了——身为小孩子的我竟然心仪一个美丽的女犯人。你可别认为我早熟，按照也是犹太人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该属于晚熟，因为我喜欢上那个女犯的时候已经十四岁了，那个女犯人也只有十六七岁。

第二章 夏娃的女儿

○我最初对女犯人的全部理解是，她们是一群不能回家的人。

○亚当与夏娃身边的儿女们早不认识我们了，我们还能回耶路撒冷吗？

○我奇怪地问，凡比我大点儿的犹太女人我都要称姐姐吗？父亲肯定地点点头。母亲不满地撂下一句，我看你要把孩子调教成小犹太情种了。

○女犯人远远地烧好开水，将水和茶杯以及洗脸水再远远地放在男犯人工地上的一棵桐树下，然后像躲避危险动物一样急忙躲开。

倒淌沟，黄土地肥得出油，阳光照耀下暖得发酵，又赶上了初春的季节，沟边的杨柳吐出嫩绿的芽儿，黑赭发灰色的老榆树也抖擞枝丫，万物受孕生长的啾啾声响下，几乎能听到所有生命体血液的流动。在这样充满温情的倒淌沟，孩子们也脱去了麻烦的棉袄，尽情地享受春光明媚中的一切美好。在不愿意或愿意中，这情形也催生了我对女性的朦胧爱情，两性相恋的自然界力量看来谁也挡不住，政治高压也是徒劳。

母亲并不乐意回答我的犹太人问题，她说，还是你姥姥说得是，亚当与夏娃身边的儿女们早不认识我们了，提他们干吗？别跟你姥爷学，天天唠叨犹太人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事有啥意思，我们还能回耶路撒冷吗？记住，我们现在是喝黄河水的河南人了。

母亲很关照一个女犯人，她是倒淌沟里那个艾姓孤老头的外甥女，母亲说我若见到她，该称她姐姐。我知道倒淌沟里有个神秘的大鼻子孤老头，这个大鼻子孤老头竟然是一年前被一辆小卧车送来的，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倒淌沟的窑洞里，他的邻居是逃荒的灾民。

我纳闷地猜想，是不是因为爸爸和艾老头两个人都是深眼窝、大鼻子，所以才关照他的外甥女呢？

我问父母，我们是亲戚吗？母亲说是远房亲戚，父亲在一旁插话说，她也是犹太人。我奇怪地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凡比我大点儿的犹太女人，我都要称姐姐？父亲肯定地点点头。母亲不满地撂下一句，我看你要把孩子调教成小犹太情种了，说罢扭头出门了。

我问父亲，艾老头肯定也是犹太人吧？父亲点点头，我又问对倒淌沟的犹太男人怎么称呼。父亲临出门说，你该称他艾伯伯。

我心里忽然布满了担忧，想，这个犹太姐姐长得与爸爸和艾老头一样还是与母亲一样呢？心里期望她千万别长出爸爸和艾老头那副模样，那可真嫁不出去了。

后来听母亲对爸爸说，大概是遗传基因的缘故，河南犹太女人都很漂亮，爸爸自豪地说，当然，就像你当初那样漂亮。我闻言就想入非非，那个犹太姐姐的容貌



能赛过仙女吗？我生出一丝去见美女的期望，想见见那个犹太姐姐，问一问她是不是像母亲一样不说自己是犹太人，还有耶路撒冷到底在哪儿。

可是见面后该怎么称呼呢？

我问母亲，见到女犯人我怎么称呼，叫她们女坏蛋吗？母亲说怎么能这么不尊重人！我奇怪地问，难道她们是好人吗？母亲说对反革命也要尊重，她们和好人只是政治观点不同，人品上还不错。我说见到那个犹太亲戚就称呼她姐姐算了。母亲说在劳改队这样称呼也不合适……

我最初对女犯人的全部理解是，她们是一群与阴森呆滞的男犯人完全不同的人种，是世界上笑得最甜的人种，是一群不能回家见爸爸妈妈的人，是姐姐却不能叫姐姐的可怜人。

当我用大男孩的眼光面对一群女犯人时，茫然了，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个个都长得年轻漂亮、活泼可爱。外人大概不会相信，当你第一眼看到这群女人时，绝对会用人间最美好的词汇来形容，根本无法与可怕的犯人画等号。询问大人，大人总是笼统地说，她们是反革命、女流氓。

我喜欢以貌取人，心里真的接受不了这个政治标签，难道我那个犹太人姐姐也是反革命、女流氓吗？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犯人住的地方叫大院，去大院也叫进号（也称进监狱），大院四周有高墙电网，跟现在的监狱设施差不多。四平劳改队关押的主要是男犯人，只有一个中队的女犯人。女犯人初调来的时候与男犯们同住一个大院，就是在男犯人大院里分出一个院子专门关押女犯人，结果还是闹出一些小乱子来。晚上有些男犯趁人不注意，便往女犯入院中扔进沾有精液的裤头或情书。

男女犯人押在一个大院里的确不好办，最麻烦的是男女犯人出收工进出大院老是迎面撞上，“火花”就不可避免。

烧砖瓦窑的男犯人夜班四点钟出工，女犯人白班四点钟收工，进出同一个大门，路还不宽，男女犯人就挤在了一起。我们小孩子也最喜欢看这样的“热闹”。

早上出工也是如此，男犯人队伍走得快，当赶上女犯人队伍时，男女队伍就并列了，一些男犯人总想占女犯人的便宜，这是干部们始料不及又最担心的问题。掺进女犯人队伍中的男犯人像一群发情的动物，人群里发出“呜呜”的怪叫声，多数女犯人恐惧地往后避退，也有少数女犯人挺身而出。有时男女犯人收工晚了，男犯人借夜色的掩护色胆包天，竟然摸女犯人的胸部和大腿……我们这群旁观的男孩子也莫名其妙地脸红亢奋。

“发情”的男犯人到底做了什么，我没有看到，传说就多了，但我并不相信那些不堪入耳的传说，因为发生这种情形的时间很短，管教们马上会插进男女犯人之间，分开两支队伍。

当我知道女犯人有我的犹太姐姐后，心态就变了，对男女犯人同押一个院的现状生出强烈的担忧，而我最担心的是那个犹太姐姐被男犯人摸了手——我认为女人一旦被男人摸了手就不纯洁了。

这种现状和问题最后殃及到了我家。

记得即将进入夏季的一天晚上，母亲正忙着做饭，爸爸回家就冲母亲发火：



“你是咋管教女犯人的，有个女犯人拾到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交出来。”母亲闻言根本不买账，反驳道：“你别说我们女犯人，男犯人你们管教好了吗？是谁挑衅谁？不错，是有一个女犯人拾了一封信，可那信是她丈夫扔过来的，她夫妻两个人都在坐牢，信我也检查了，说的全是家务事。”父亲没词了，气哼哼地说：“简直乱套了，不行，得把麻烦的女犯们挪开。”母亲更没好气：“本来就不该男女犯人混押在一个大院，当初也不知道劳改局是怎么安排的。好，要分尽快分，免得让人天天操心，觉也睡不好。”

这个晚上我一直没睡着，犹太姐姐受骚扰了吗？被玷污了吗？她哭了吗？

矛盾的是，我也不愿意犹太姐姐和那么多的漂亮女人会被调离远处，心里实在舍不下她们。

后半夜下了一场春雨，一直到天明才停下。

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在上千名男犯人身上的臊臭味儿包围的大院里，女犯人们全部集合了起来，她们背着行李列队走出了监狱大门，跨过了一座不算古老的石桥，来到了几百米开外的五女冢，也就是倒淌沟的北坡，五女冢南面的一座院子里。父亲说，要把五女冢划在警戒线内，不允许小孩子再折腾坟地。

院子周围到处是雨水冲刷形成的沟渠，地表被野草覆盖了，杂草中有一条炉渣铺就的灰色大路，路两边是高挑的白杨树，挺拔秀美。

炉渣路是由几十号政治犯新铺的，也就是一个小队的男犯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完工的。之所以用政治犯铺路，是因为这里是没有围墙和铁丝网的野外劳动，政治犯相对刑事犯而言可靠一些，极少逃跑。

犯人们穿着单衣喘着粗气铲平了路基，又用炉渣拌石灰铺垫，然后手握木板槌，劈里啪啦拍打路面。那声音酷似父亲拿竹板打淘气儿子的屁股，然而知情的男人一定能听得出，那声音里充满了被压抑的男人对女人的渴望。

传说男犯们之所以这样卖气力，是因为他们早打听出这条路是为女犯们铺设的，身上的男性荷尔蒙顿时勃发，“土”气大振。在几百米远的家属院我也能听到那拍打的声音，声声不息。

女犯人要走了，许多男犯人在心里为女犯人默默地祝福。我早就听说有个犹太女犯人是他们的梦中情人。

几天后，松软的炉渣路打硬了，打出了这条平坦而坚实的灰黑色的路面，政治犯们干完活后借机认真地瞅了一眼五女冢，惋惜五姐妹的夭折，然后排着队，恋恋不舍地开回了男院。

早晨，女犯们背着行李，像娘子军一样排列着整齐的队伍，迎着东升的太阳开向五女冢。当时犯人没有囚服，全都穿自己的衣服。

一群孩子过了小桥看热闹。我在小孩群中望着白杨树下排列着队形的女犯们，寻找那个最漂亮的犹太姐姐。

我失望了，女犯人站在太阳下面，在阳光的沐浴下可谓亭亭玉立，大概是走路急的原因，她们的脸庞红扑扑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长发在春风的撩拨下，将脸庞映衬得生动妩媚……

我像置身花丛中——眼花了，根本分辨不出哪个女犯人最漂亮。